

赶乡戏

潘朝红



杰歌 李陶 摄

儿时每年的暑夏,故乡都会迎来一场盛宴,乡政府请的戏班子下乡来了。

乡里在离我家十几里外的地方,印象里,除了逢年过节,山民去那里置办物品稍微有一点人气,其他时间,街道上都是冷冷清清的。可到了唱戏的这几天,方圆近百里的商贩都会提前赶过来安营扎寨,所以,十里八乡的乡亲会全员出动,看戏赶集,享受这场比过年还要鼎盛的热闹。

看戏那天,我们早早吃完午饭,母亲一改常态,换上了平时舍不得穿的好衣衫,又把头发规规整整地盘到脑后,她的眼睛亮晶晶,盛着浓浓的喜悦。皮猴子般满山谷疯跑的孩子,这天也收住了性子,乖乖洗了脸换上干净的衣服。母亲收拾妥当,也会精心给我扎一个漂亮新颖的发型,我摇着满头的辫子和彩带,去叫了婶婶们,又喊来了小伙伴们。

父亲发动拖拉机,母亲把几张带靠背的木椅摆在拖拉机的后车厢里。一伙人爬的爬,拉的拉,簇拥着上了车,长辈们谦让着坐在木椅上,小孩子或站或坐在车板上。一村子的人,乘着几辆拖拉机就“突突突”欢快地上路了。

沿着崎岖的山路转到山脚下的大路上,不时看到从各个岔路口汇进来的拖拉机或三轮车。“是你呀,柱子哥!”“嫂子们也去看戏呀!”车上的山民惊喜地和相熟的人打着招呼,一张

张黝黑的脸漾满了笑。“是呀,是呀,吃了没?”“你们先走,一会见哈!”交谈声被急行的车辆带着前行,淹没在风里。不过,都没关系,大家心急如焚,也心知肚明一会街上还会遇见。

一个多小时的颠簸,乡里的街道映入眼帘。还没等父亲把拖拉机停稳,小孩子已经跳下车,迫不及待想

融入那一街的鼎沸里。

父亲和叔叔们只惦记着戏,他们搬着木椅直接来到戏台子下面,吧嗒吧嗒地抽着烟守着好戏登场。哥哥和弟弟也跑得不见踪影。在戏还没开场之前,满街的商品是最大的诱惑,我拉着母亲的胳膊,一家家观摩挑选着。

锣鼓喧天,好戏就要开场了,逛街的人们暂时收住了热情,齐齐向街中心的戏台涌去。戏台下面的空地这时已站满黑压压的人,我丢开母亲的手,和邻居家的妞妞挤到大人的前面,紧紧盯着台上,激动地等着演员们出场。

其实那时我是不懂戏文的,但台上的布景宛如一幅绚丽的画卷,色彩斑斓得仿佛要流淌出来。演员们身着华丽的戏服,似从古代画卷中走出的仙子,脸上的妆容精致如画,每一笔都勾勒出独特的韵味。他们的动作轻盈优美,似微风中摇曳的花朵;唱腔婉转悠扬,如潺潺的溪流,淌入人们的心田。旁边有人跟着轻轻哼唱,她的眼神里满是温柔和满足。

傍晚时分,戏台上的演出接近尾声,人群渐渐散开,周围开始响起叫这个喊那个的声音,我们也该回家了。在攒动的人群中找到父亲母亲,等着大伙买好看戏前就物色好的商品,我们就要心满意足地返程了。回望那条灯火通明的街道和那安静下来的戏台,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和温暖。

赶乡戏的往事早已在时光中泛黄,可每至盛夏,那些场景都会在我的心里苏醒,栩栩如生。它们如同一串串珍贵的珍珠,串联起我童年的美好回忆。故乡,是我心中永远的根,无论我走得多远,那份思乡情都会如影随形,陪伴我一生。

整理儿子旧课本时,一张泛黄的画纸从习题册中滑落。蜡笔涂抹的鸟笼边框,已晕染开岁月的黄渍。记忆如受惊的鸟儿振翅而起,我想起那只被放飞的鹦鹉,以及即将展翅高飞的儿子。

那时候的儿子,总喜欢在写作业之余将鼻尖抵在竹笼格上看鹦鹉啄食。某个周末他忽然拽住我的衣角问:“妈妈,鸟儿被关久了,是不是就不会飞了?”

我擦拭着沾满小米的食槽说:“也许吧!”

“那我们放了它好不好?”他用小手拽着我的衣角,鸟儿像是听懂了我们的对话,东冲西撞拼命想要挣脱樊笼。

“儿子,有一种鸟被圈养久了,放出去就不懂得怎样觅食了,最后就会饿死。”我说。

“是吗?”儿子似懂非懂,望着笼子里的鸟陷入沉思。

半晌,儿子又说:“妈妈其实做鸟儿也不好,下辈子我不做鸟了,我要做大海。”

我问:“为什么要做大海?”

“大海多大啊,游到哪儿都行。”他的小脸突然严肃起来,顿了顿又说:“不过现在海里都是垃圾,等我长大了要造个大筛子,把脏东西全滤干净。”

我揉揉他的头发:“那你可得好好念书。”

“还要造个机器人,我在外地工作就让它陪您。喏,就像电视里那个……我只要

按遥控,他就听我指挥。”他手舞足蹈比画着。我说:“好,只要你好好学习,愿望一定能够实现。他忽然耷拉下眼睛,“妈,怎么又说学习,不是说好了聊天不提这个吗?”

我解释:“妈妈只是想让你知道学习的重要性。”

“我知道,不好好学习将来连孩子的奶粉钱都挣不回来。”他童声裹着成人世界的铜臭味。我望着他过早学会计算得失的眉眼,突然看见自己日日灌输的焦虑,已在他瞳孔里结出畸形的果实。

楼下草坪蒸腾着少年们的热气,足球撞在围栏上的闷响,混着蝉鸣涌进来。他扒在窗台满脸艳羡望着窗外,喃喃道:“浩浩他们都在踢球,我想下去玩会儿,行不行?”

我看了眼挂钟:“该背单词了,说好休息半小时,超时五分钟了。”

“暑假都过一半了,我就出去过三次,两次还是去补习班。”他突然提高嗓门,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“上次去公园,还是穿羽绒服的时候。”他的手指抠着桌角。“你表哥暑假报六个强化班,楼上童童每天练琴五小时。就是平时太纵容你了,英语考这点分还有脸玩?”想起他的成绩,我有些愤怒。

儿子坐回到书桌前,冷冷地说,你出去吧,我要背单词了。

半小时后我推开虚掩的房门,发现他正慌乱地把画纸往臀下掖藏。我扯出草稿纸,变形金刚胸口狰狞的破洞刺进眼底。

“这就是你要背的单词?”我将画

扔在他面前。

“我头有些晕。”他低声说。

我冷笑:“下楼玩儿就不头晕,一学习就头晕?”

“我真头晕……”他耳尖通红。

我冷笑:“下楼疯跑就不晕?”

上周英语课前他腹痛请假,去医院查了没任何问题,上月月考前他说发烧,回家量温度36度,一幕幕精心编织的谎言,在我耳边响起。

我拽住他细瘦的胳膊:“走,现在就去医院检查。”

他死死抱住我的腿:“我不去医院,让我躺十分钟……就十分钟。”

“我最恨撒谎精。”我越想越气,扬起的巴掌啪地落在他屁股上。他愣愣地松开手,不辩解,也不反抗,任由泪珠子砸在地板上。

夜里他烧得像小火炉,我给他擦身体降温,屁股上两个巴掌印映入眼帘。我的心疼了一下。他迷迷糊糊抓着我睡衣纽扣:“妈妈,明天可不可以休息一天?”“明天不补课,不写作业。”我说得又急又快,仿佛慢半拍就会漏出哽咽。他忽然支起滚烫的身子,干燥的嘴唇碰了碰我下巴。那带着药味的吻,像烙铁刻在皮肤上。“谢谢妈妈,妈妈您辛苦了。”

第二天退烧后他依旧隔会儿就量体温。明明脑门是凉的,非说温度计坏了。看着他温度计一次次放到腋下,又拔出来,我于心不忍了:“今天明天都不用补课,不用写作业。”话音刚落,他立刻抽出被体温焐热的温度计,眼睛亮得像萤火虫。可我那句“后天开始要好好学习”像块冰冷的秤

砣,瞬间压弯了他雀跃的身影。他蜷缩在被子里呢喃:“生病其实也挺好。”

我内心一阵酸楚。

一直以来,我都想给孩子一个彩色的童年,不想像其他家长那样用分数编织枷锁,可每当看到别的孩子捧着奥数奖杯,那些不输在起跑线的焦虑,就像藤蔓般缠住我的喉咙。因为我不确定,在这弱肉强食的时代,他会不会因为不懂得如何觅食,而饿死。所以,我必须先让他学会各种生存技能。

“妈妈,鸟儿被关久了,是不是就不会飞了?”孩子的问题悬在夜色里,我数着呼吸找答案,却听见心底涌出无数个必须——必须考重点中学,必须学奥数,必须……直到晨曦染白窗帘,才惊觉别人是折断了孩子的羽翼,而我正用温柔的丝线,把雏鸟的蓝天缝成密不透风的茧。

儿时的我也常趴在老院子的葡萄架下,看麻雀在晾衣绳上排成五线谱,那时候我以为当鸟便是世间顶自由的事。如今才明白,虽然每只鸟儿都具有飞翔的本领,但能自在飞的鸟都是命好的。

我们这代人写童年,日记里都是滚铁环的叮当声。而他们记忆的胶片上,全是被兴趣班切割的时光。奥数班是学区房门票,围棋课能写进升学简历,唯独那个在夕阳下追蜻蜓的自由选项,永远显示着库存不足。

补习班传单在茶几上堆成雪山,习题册的书脊已被翻烂。我攥着孩子那张旧画忽然明白,那些以爱为名的铁栏,最后困住的是自己不敢松开的手。既怕他飞不高,又忧他折了翼。

我知道,很快会有千万只鸟笼同时开启。而我的少年,也终将掠过我曾丈量过的天空,飞向更广阔的世界。他的羽翼或许还沾着铁锈,却已学会在风暴来临前,将理想的种子藏进更深的云层。

